

有一种爱叫“治未病”

■ 谭 然

伍连德是华人中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189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07年应清廷之邀来到中国。他不仅创造了用67天扑灭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奇迹,还开创了我国防疫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用现代医学科学防疫,第一个在中国召开世界性学术会议,第一个由华人科学家担任世界专业学会主席,第一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海关检疫制度,创建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综合医院。1919年3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这样“国士无双”的大家理应是该处处长的不二人选,结果却受到了排挤,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自己事业和理想的钟爱与追求。即使临终前在出生地撰写鼠疫斗士回忆录,仍声称自己是中国医生。

汤飞凡,连任新旧两个社会的政府最高防疫官,从上海到长沙、到昆明、到北京,一辈子遇到多次选择和考验。1949年,他再次站在三岔路口:要么留在北京,等共产党进城;要么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要么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去纽约。因岳父是国民党高官,他本想远离是非选择去美国,甚至订好了飞往纽约的机票,大伴行李也已托运至香港。而就在航班离起飞7小时的时候,他做出了影响终身的决定,留在北京、跟共产党走。

谢毓晋,我国著名的免疫专家。反右派时被打成“大白旗”,“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就是在劳动改造期间,他仍以特殊的方式指导年轻科研人员开展工作,自己还在一间废弃的厕所里,总结中国疫苗研发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对VI型血清代血浆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和工艺上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读后着实令人心寒,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生物学家的心胸和博大胸怀。

正是这些充满理想的科学家为国人驱散了疫瘴瘟霾,书写了中国疫苗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

疫苗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一株株毒株、不同载体的培养基,像摸着石头过河样的一次次试毒、灭活,构成了变化莫测又奥妙无穷的疫苗研发路径。但该书没有简单罗列疫苗生产过程,而是把它放在经济社会大背景下透视,从而使读者看到疫苗研发的故事色彩斑斓,中国生物的发展艰难曲折。

背后的原因,有科学理性的力量,有政治、商业、安全、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有国际组织、地方政府、制药公司、专业基金等各种角色的裹挟,更有中国生物学家永未泯灭的人性光辉,“爱与责任”像一条红线,贯穿中国生物百年始终。

从国内到国外,医生都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而搞生物的则往往是坐冷板凳者。通读《纪实》发现,中国生物界历代杰出人物,无论是老一辈疫苗专家,还是后来的年轻人,恰恰多是先学医后改行,他们为什么自找苦吃搞起了生物?中国免疫学奠基人谢毓晋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1937年2月,谢毓晋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抱着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理想,与三名同学一起去德国留学。到德国后,其他三人选择了临床医学,他却选择了生物学。他的理解是:“当医生每次才能救一个病人,而做疫苗或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

《黄帝内经》有这样的记载:“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所谓“治未病”,就是预防疾病,尤其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治未病”与“治已病”,无论是力量投入还是社会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面对传染病的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中国的疫苗研发者就是“治未病”的“上医”,他们无不是因为怀揣研发疫苗挽救千万人生命的理想而奋斗前行的。正是这崇高理想,成为他们百折不挠、愈挫弥坚的精神动力。

搞疫苗是典型的苦差事。一般情况下,一个疫苗的研发,从开题到生产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奋战几十年。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就展开了痢疾疫苗研究,但过了五六十年也没有研制成功。兰州生研所王秉瑞1981年重新接手,连续奋战17年,终于研发出世界独有的二价痢疾活疫苗,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时他已是73岁高龄了。

做防疫也随时面临危险。这支队伍成立伊始,就把抗疫与科研而为一,“灭火队”是常见的身份。1921年,一场鼠疫从西伯利亚传到我国东北及山东等五省。我国防疫专家冲锋在前,

多措并举,比苏联提前5个月扑灭了疫情,也付出了比外国同行更多的牺牲,也付出了比外国同行更多的牺牲,献出生命的防疫人员就有72人之多,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生物制品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俞树棠。

与研发相伴的是诸多牺牲与奉献。如同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以身试药作为不成文的规矩被疫苗学家一代代传承下来。1954年,已使用二三十年的牛痘疫苗效明显变弱,必须增强毒力才能继续生产使用。而要增强毒力就要试种,要试种就要有人承担风险。当时找了6个孩子试种,其中就有北京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张永福的儿子。

阅读《纪实》,我们不时被他们“爱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自豪。正是有无数个王秉瑞、俞树棠、张永福们的大爱无私与默默坚守,才铸就了中国疫苗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1961年,中国消灭了天花;1994年,中国消灭了脊髓灰质炎;2012年,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作者对中国生物精神的深入挖掘使该书显得更加厚重,也彰显了尊重科学的时代意义。大量事实证明,病毒肆虐,疫情凶险,唯有多方合作才能胜利。从出国留学深造,到菌苗菌株引进;从防疫措施分享,到互帮救治病人,书中介绍了不少国际间业务合作的事实。比如,我国最早的牛痘苗,就是19世纪初由广东人邱熲从英国医师皮尔逊那里学来的;青霉素生产车间的核心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技术,得益于美国默克公司几乎是零利润的转让;1945年滇缅边境英美盟军中斑疹伤寒流行,哈佛大学专家前来考察未找到病因,是中国专家魏曦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甚至连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机构的设置,竟也是在“万国鼠疫大会”的敦促下成立。这种疫情当前人类命运与共、团结协作的理念,追求的是超越国家的人类利益,体现的是天下一家的人间大爱,开出的守望相助的战疫良方。

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面临的重大考验,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共克时艰。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一读《中国疫苗百年纪实》,对于吸取疫情防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激励人们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胜了懒惰,内心满是充实、简单、安稳与欢欣。也从书中悟到,文章原来可以那么写,素材竟然可以这么用,就会产生写作的冲动。虽然不指望能产生惊天动地的反响,却也能使自己的人生过得饶有趣味。

翻阅书中的许多篇章,时常有一种同作者一起神游天下的感觉。跟随不同的作者游历南北各地,也不乏国外履迹,实在让人心旷神怡。只可惜之前对这部书读之不深,悟之不透,学之不够,得之不多。上一个20年已然如此,那就抓好下一个20年吧。不再拖拖拉拉,也不要断断续续,有好事就抓紧读,有好花就赶快嗅,否则新书会成旧,鲜花会凋零,到那时,只能是徒留追悔和遗憾。

能够保持连贯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愉悦。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提起德国军事历史,有人会想到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有人会想到俾斯麦、毛奇,有人会想到克劳塞维茨和《战争论》,有人会想到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形式的总参谋部制度,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德国军事历史,但德国军事历史远不止这些。近200年的德国军事历史,无疑是一部既充满理性思考又有诸多矛盾的历史。

由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局专家撰写的《德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以德国军队的改革转型为脉络,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德国军队不断变革的深层原因、变革内容以及产生的影响。全书分为“启蒙运动时期到普鲁士改革时期”“从19世纪到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变革”“1945年之后的德国军队”及“历史的思考”四个部分,从军事思想、作战理论、建军理念、军事教育、军队结构、军事制度、军事法律、军事技术、军人地位、军队管理、军队文化等方面,展现了不同时期德国军队的不同面貌。

众所周知,从19世纪初的德意志诸邦国军队、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军队、19世纪后半叶的统一德意志军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国防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国防军,再到战后的两德军队和当代联邦国防军,德国军队的性质、构成与形态发生过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不间断的改革、调整、重组与转型,基本代表了近200年间德国军队所处的状态。

本书注重通过梳理德国历史上重要军事人物、历史事件与德国军队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来探寻德国军队不断变革的动因。诸如沙恩霍斯特的生平与他所主导的普鲁士军事改革、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与理念、冯·塞克特与他亲手打造的魏玛国防军等,都有专门篇章介绍。在书中,这些德国历史上的重要军事人物,或以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或以其深邃的思维与见解,或以其特有的行为方式,展现出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德国军队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所做的巨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仅在德国军事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本书还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度解读,深入剖析了其对于德国军队所产生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些事件中,有的如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等,德国军队都是直接的历史参与者;有的如日俄战争等,并不直接与德国相关,但是,德国军队也没有做历史的旁观者。它们都对当时的德国军队产生了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影响,并且留下了历史印记。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书突出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对战争、军队、军人的思考,充分展现了德国人在思考问题时的反思精神。从德国军队历史上,包括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惨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连续战败等挫折中寻找失败的原因,而且还从德国国家、军队自身存在的问题中进行分析,如拿破仑战争前普鲁士军队的保守与落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队如何沦为希特勒的帮凶和

「他山之石」的历史镜鉴

——读《德国军事史》

■ 闫永春

战争罪犯。这种对自身高度客观与深刻的剖析能给读者极大的启发,引起更多的思考。

与大部分只注重描写战争场景和军队本身的军事史书不同,本书对德国军事历史分析与解读的角度几乎是全方位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研究军事历史的方法,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而是认为战争和军队实际上只是军事历史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内因与外因决定了军事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本书涉及领域广泛,从军事法律条文的制定与颁布、军事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军人的自身定位与社会地位、国家的兵役制度和民间期望、军队传统的传承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到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军队中少数民族民族的境遇、宗教信仰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以及军乐文化所反映的建军理念等,都有研究与阐述。

这些新颖而深刻的研究视角,体现出本书注重从政治与精神层面研究战争与军队的历史,从而使内容更具广度与深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文章的“厚”与“薄”

■ 刘奇山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读书作文,人生之大事。读书是一个由薄到厚,再由厚及薄的过程。其实,写文章也有厚薄之说。文章的厚薄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意境厚重与单薄;二是指文章的长短。是写厚,还是写薄,各有评说。

文章意境该厚还是该薄,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有过一段论述。袁枚以诗歌为例,认为其既可以写得厚重,也可以写得单薄些,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最终要以恰到好处为标准。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袁枚举例两个事物:狐狸皮做的大衣,以厚实为贵;鲨鱼皮纺的丝,以轻薄为贵。又以一物佐证:刀背以厚为贵,刀锋以薄为贵。进而发出了“厚的不一定珍贵,薄的不一定低贱”的感慨。最后,他列举了杜甫之诗厚重、李白之文单薄,李商隐之诗厚重、温庭筠之文单薄,但都是名家,进一步充实了厚薄要恰到好处的观点。

关于恰到好处的智慧,古人早就有论述。《论语·先进》曰:“过犹不及。”宋

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描写“东家之子”的美:“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淮南子·道应训》:“夫物盛而衰,乐极则生悲。”《后汉书·仲长统传》:“逮至清世,则腹入于轿枉过正之检。”古人这些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描述,都在强调凡事要“恰到好处”,过了,就可能要出错了。这里的“过”可以理解没有掌握好分寸,在事情的拿捏上出了问题。

再来谈谈文章长短的问题。文章就长短而言,多数人主张少而精。“少”就是篇幅短小,“精”就是精确。俗语说:“药量九不大,棋妙子无多。”道理虽通,不少人还是喜欢写长文章。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批判冗长的文章,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是不是文章文字越少越好呢?也不尽然。文章意思通达,就不要多写了。如果文字太少,不足以通达,就不合适了。比如宋子京在修纂《唐书》时,想把它编得简略些,硬生生删除了许多句子,几乎导致文字不通顺。文章长短的标准应该是字数虽多但不能再删除,字数虽少但无法再添加,也就是恰到好处了。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不读有字之书,何以遣有生之涯?一部600余页的厚书终于被我深入系统地读完了。或许有人对此报以不屑:“不就是读了一本书么,何必如此自鸣得意?”

在手机快速上网的当下,系统读完一部大部头书实属不易,何况于我而言,从泛读到通读,从研读到精读,读这一部书用了20年。

辑录中国文人雅士品评生活趣味而成的这部书,扉页上的签名盖章显示购于1999年11月6日。当初从书店买回来之后,趁着新鲜,囫圇吞枣,左挑右拣地读了个大概,有时是找合意的篇目来读。爱读的反复读,不喜的不愿读。

《区块链》剖析新技术发展

■ 陈钰瑾

《区块链》(人民日报出版社),围绕区块链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从区块链技术的定义、应用、监管及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和详细解读,从不同角度剖析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提高运用和管理区块链技术能力,使区块链技术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铁马吟长》展现大爱情怀

■ 徐舟周

《铁马吟长》(陕西人民出版社),是退伍军人王世华新出版的一本文学作品集,由“祖国情中华颂”“从军行”“改革开放”“游记抒怀”等篇章构成,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热爱和虔诚,展现了作者老有所为的执着追求,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大爱和家国情怀。

阅读跨越时光

■ 董印选

一段时间之后,就把它整理进了书柜。

2010年夏,由于要到外地出差半月,我便把它放进行李箱里,以供随意翻阅。居住的地方西边是宽阔的田野,果木、禾苗参差不齐,东边种植的也多是农作物,更远处有村庄,通往村庄的路边有株桑树,枝干粗壮。就在炊烟缭绕、鸡鸣犬吠中,在公务之余,我将这本书系统读了一大半。

2020年早春,受单位指派,我再次赴外地出差。相同的地方却已物是人非。

住所西边依旧是庄稼果树,以东的田野却已成为工地,高楼崛起,通往村庄的乡村公路已中断,路边的那棵桑树也下落不明。就这样,我再次收起手机,在夜晚同伴山响的呼噜与连连梦中,逐字逐行地终于将它读完了。

读完这本书,我彻底地松了一口气,深感静心读书比手机上网更有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了却一桩心事,再续一段前缘,好似攀爬了一座山,攻下了一座城,击败了放弃,平息了烦躁,战



视觉阅读·春回帕米尔

胡 铮 摄



第 4836 期